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京口耆舊傳卷五

湯東野

從子喬年

范寥

陳東

竇從周

孫時升

王揚英

張絢

郭珣瑜

鍾將之

吳致堯

湯東野字德廣丹陽人崇寧間妖人張懷素謀倡亂東  
南蜀士范寥知之欲馳入京言狀無以為道里費東野  
資之懷素伏誅寥起布衣召對授供備庫副使白上臣  
非湯東野無以見陛下上問東野何人即對鎮江府學

內舍生且具道所以資送之恩宰執因言朝廷興學舍  
法以造士固應學校之士有忠義奮發仰副作成者有  
詔乘遞馬赴闕既對言契上心即授忠義郎衛尉寺主  
簿再遷為辟雍丞使陝西河東除直秘閣提舉秦鳳路  
常平連丁內艱京東盜起起家知淄州入境盜息累陞  
祕閣修撰將漕江西靖康中知平江車駕幸杭苗劉作  
難明受赦至東野疑之時張公浚以禮部侍郎叅贊御  
營軍事留平江東野謀於浚欲匿赦不宣浚曰事已如

此胡可匿且卒徒觖於望賜吾徒先受禍矣因相與謀

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

即捐其階禁無敢登者

案宋史張浚傳改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據

此書東野謀於浚欲匿赦不宣則是謀起東野不由浚命與浚本傳互異又取登極赦書易改元赦書張於譙門宋史書其事不詳鶴林玉露詳其事乃不及湯東野之謀皆屬闕誤考劉漫塘集跋湯侍郎勤王錄有曰又能辨明受僞命於倉卒之頃詭宣舊赦以慰一時而散倖利之人而實不虧於臣節數語可為此書左證

金帛如常時郊賚之數人情畧定乃與浚議勤王之師

會張循王俊提兵往行在所道遇偽詔使還秦隴師薄

城下東野大喜夜扣浚開城納俊師未幾間使持偽詔  
令東野斬二張東野慮俊武人易動即先携見俊與偕  
謁浚斬使者而禁偽詔於是謀益堅詒書抵吕公頤浩  
於金陵推為盟主招韓蘄王世忠劉雍公光世皆以兵  
會軍之百頃東野實主之師既東東野獨留為後備皇  
帝復位以功超拜徽猷閣待制入為工部侍郎浚出撫  
川陝乞以自副將行留不遣以侍郎兼權建康府駕幸  
會稽同知樞密院周望宣撫浙西將屯軍平江奏非東

野莫可為守者再知平江蕪本路安撫使進徽猷閣直  
學士兼制置使東野知望不足與立功辭至七八不得  
已而行既至調民兵置守城五壁部隊官又遣機宜邵  
彪王彥環用防城免夫錢募士乃修治城壘樓櫓為戰  
守之具甚備望束手無策東野所言悉弃不用即以蠟  
書具所與望議論本末馳奏乞別自將不然祇與俱死  
奏凡十餘上上手勅報曰朕知卿甚深仗卿甚重宜與  
望協心共力以扞一方勿輕相同異於是不敢復言望

果敗事引咎自劾

案宋本紀建炎四年二月金游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亦遁

云亦遁盖由於望之奔也但遁與奔雖有前後其失均此書不書遁但云引咎自劾盖有所諱寢不報

而臺評繼上請正失守之罪上為之特下詔曰湯東野

昨累有奏陳措置守禦頗有倫理只緣事權不專遂致

失守與其他弃城不同可止落職尋再丐祠上猶對宰

執述趙鼎之言謂東野及康允之可任繁劇移江東都

轉運使罷奏祠紹興初起知潭州未赴改江淮招討使

司叅謀官從張俊討李成初成之叛也鄂州李允文擅



殺知岳州袁植又直留綱運欲與成連衡成敗後欲遂

取之憚其疆時有前三省樞密院屬官汪若海者與允

文善被罪謫英州

案宋史汪若海傳時若海通判沅州以讒奪籍謫英州此書不載通判沅

州則似竟由樞密院屬官被謫者與汪若海傳小異

行至臨川東野知其善與允

文引之謁俊使詒書允文允文遂伏罪

案宋史汪若海傳東野與若海

故相得遇若海道中喜甚謂曰李允文反側度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即馳往諭以成敗逆順示以朝廷威德復談三策以動之允文大感悟即舉軍東下據此則是馳往面諭不特詒書已也與此書所云詒書允文互

異  
論平李成功復職為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復奉祠

起知揚州會偽齊宿遷令張澤拔衆四千自歸朝論以  
國家方屈好於豫不宜生釁欲還之東野不可章三上  
得請四千人皆免死以言者落職罷奉祠明年復待制  
以疾致仕卒東野當奏補先其弟次弟之子然後及己  
之子時以為難性剛嚴於宗族親舊有恩姪喬年

喬年字壽隆博學工文慷慨自負所與交皆一世名人  
而意氣挺挺常出其上人慕與之交固不計屈伸而喬  
年智識之明議論之偉人亦自不能不屈入太學升內

舍以選為前廊紹興間有誦所為詩於秦丞相檜檜大喜亟諭學官館致之時檜得君專游其門富貴可立致學官喜以告喬年不答詰朝再問之喬年罵曰是主和戎之議使國家屈好於讎敵失信於生民而竊威福以自私者吾方為天下讎之寧能佯覩出入其門乎是時秦氏之勢熏灼天下聞其言者皆辟易而喬年處之恬然尋以父病謁告歸檜亦不能害也又數年檜薨喬年以春秋經就上舍試故人有為郎官者語喬年曰

某聞之要路將以某為考官春秋欲命某題作某意立  
說於公意如何喬年曰唯既入院試題不異前日而立  
說皆不類考官意不嫌出院亟問之乃知退即易他經  
案劉漫塘湯貢士行述乾道間何公備為吏部郎故與  
君為同窓友君將以春秋試上舍何謂公某題若何公  
因為道所以翼曰何被命改試君即易他經據此則是  
何備特索題解於喬年與此書稱郎官以題解授喬年  
小後十餘年當淳熙甲午朝論以學校前輩惟喬年與  
魯秉禮二人將俾學官上其名喬年知而謝曰吾結髮  
事科舉誓不以僥倖進若爾二十年前附秦丞相久為

中書舍人矣議遂寢晚以特恩對策入等授迪功郎韶

州推官不赴老於家弟修年字壽真擢紹興二十四年

進士第終揚州教授

案湯貢士行述喬年後終廬州教授與此書終揚州教授異○又案

湯貢士行述修年登紹興甲戌進士第分教授維揚帥守莫公奉詔經理民兵至數月數與幕府條便宜皆格不行璽書督責莫懼密延君問計君謝非職守所及莫曰閩府誰如君者急人之急君其無辭君不獲已條十事以獻莫請之喜曰吾乃今知免於戾矣即具以聞不十日報下令淮南民兵條畫多自君發之此事甚有闕要又行述稱故人子何公澹為武學諭以書戒食君弗啟緘還之語使者曰歸語而主吾而父執也知父執至而不來見欲折簡致之禮乎何聞而愧之此二事為此書所不載附錄於此

范寥字信中家丹陽本范蜀公鎮之族年少客遊落魄  
不羈浮湛俗間翟參政父思之為郡也寥知其父子有  
風鑒草衣非角作方外士謁庭下願補書吏之闕思笑  
遣之汝文適從後見亟請其父延之入與語奇之因留  
門下其後思立朝位顯要寥貌不相聞思卒汝文持喪無  
錫一日有客自外慟哭匍匐而入門下大駭問之則寥  
也汝文德其意館之家遇之甚厚汝文陳白金器數事  
於几筵寥一夕哭甚哀明日夙興歛之而行莫知所之

乃携以抵宜州謁黃公庭堅時庭堅已病嘗有詩云范  
侯來尋八桂路走避俗人如脫兔為寥作也寥亦有從  
庭堅城南晚望詩其間有云此邦雖在牂牁南更遠不  
離天地間人生隨處皆可樂為報中原抵如昨亦以開  
釋庭堅遲莫之意未幾庭堅卒親友皆已散去獨寥在  
為辦棺斂仍護其喪還費皆出翟氏其用意委折如此  
還抵和州知張懷素與知州吳儲及弟侔有逆謀案東都事  
畧大觀元年五月己丑張懷素以吳儲吳侔謀反伏誅  
不書儲侔官階宋本紀稱朝散郎吳儲承議郎吳侔坐

與妖人張懷素謀反伏誅均不書儲知和州九朝編年與宋史同據此書稱知和州吳儲則儲當以朝散郎出知和州宋史及九朝編年但書其散階耳皆不及此書之核實乃變服介左右求為僕

隸懷素問頗識字否曰不識懷素俾夜宿書室寥入即偃卧未嘗一屬目懷素滋欲試之因責以罪俾持狀入州狀實訴寥者寥即持入謾不省所謂素大喜焉自是凡與儲侔密謀書問惟寥是任寥既盡知其事即侔狂脫去欲遂告變窘於無資知湯東野好事往見之具以告東野竭力資之

案九朝編年懷素自稱落魄野人挾左道術游公卿間元祐中見朝散郎



吳儲因道儲之福似姚興當為關中主崇寧中到京又見承議郎吳侔妄言星變至是有范寥者知其謀將入京上變而貧不能達丹陽進士湯東野資遣之其所載懷素謀反狀較宋史東都事畧及此書為加詳而范寥之乘間抵隙得以盡知懷素及儲侔反狀則九朝編年又不及此書之詳又考劉漫塘集跋湯侍郎勣王錄後有云少師湯公能識范公寥於羈旅中從史上變以弭亂萌遂使江淮數千里之民一時免墜塗炭可與此書相證既懷素伏誅徽廟嘉其功欲超進士第一人授文階

蔡京以寥上變之日適其在告謂進不因已曰彼素不

由學校躡授文階不可第授供備庫副使

案九朝編年寥告懷素謀

反命中丞余深開封尹林摠及內傳官同鞠治而蔡京與懷素遊甚密深摠皆為京地深悉毀京札仍乞奏盡

焚往還書疏以安反側蓋以滅迹也據此則蔡京未懷  
素黨與值家告變禍且及已其構憤於寥者甚深其沮  
寥不得授文階實此故也此書稱寥上變之日適京在  
告謂進不因已故擯抑之與九朝編年似是而實非

暨東野以鎮江府學內舍入對乃授宣義郎衛尉寺主  
簿寥後累更職任為潁昌府兵馬鈐轄坐不合收藏蘇  
軾詩文墨迹不首毀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後  
遇赦叙復紹興間嘗知邕州兼邕管安撫卒寥志尚卓  
犖欲以功名自見方未遇時權以濟義故不徇小節既  
仕局束武弁志不得伸晚年遂以詩酒自放呂本中韓

駒皆嘗與之唱酬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以合法貢上庠政和中命太學生  
習雅樂樂成且命官一時歌艷預者多權要子弟東適  
以職掌居前列奮然曰吾寧能與乳臭子比以求倖賞  
辭不就政宣以來羣儉用事蔡京梁師成亂政於內王  
黼童貫啓侮於外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父子結怨於  
東南以致邊陲生釁宗社陷危天下皆知元惡大慙在  
六人者而凶醜赫然無敢擬議靖康初政詔求直言東

乃率同舍生上書歷詆六人者指為六賊

案靖康傳信錄稱太學生

陳東上書乞誅六賊謂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厚與此書及宋史互異證之盡忠錄所載原書六賊內無蔡攸高俅盧宗厚傳信錄似未足據

始同舍生聞其言皆辟易無敢從

者既見東書首言堯不去四凶留以遺舜使大明誅賞

皆以為辭婉理順從者遂衆東復於衆中自誓以為言

幸而中朝廷命東以官不受不中得罪死東不悔陳誼

慷慨衆服其誠書既上中外大快京師老稚往往名數

六賊京等知罪狀昭揭大禍且至又其時北敵已迫乃

挾太上南巡是時東南劇任皆其親黨東以為京等不  
但紆死意有包藏亟上書乞追回六賊以正典刑別差  
忠信之臣扈從太上不報月末書再上大意以為羣賊  
之患在腹心甚於北敵欽宗感悟即邀太上還京盡竄

六賊六賊雖竄

案宋本紀太學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伏闕上書事在靖康元年二月辛

丑六賊之竄其中王黼安置求州李彥賜死朱勔歸田里俱在是年正月己巳梁師成賜死在是年正月乙未俱在東伏闕上書之前惟安置蔡京於儋州童貫於吉陽軍在其年七月乙亥故宋陳均九朝編年於蔡京童貫之竄亟均書在伏闕上書之後此書於東未伏闕之前即云盡竄六賊又云六賊雖竄則似童蔡亦與王黼

等同時並竄者今  
特據宋史疏明

而其用事久朝無正人同時宰執如

李邦彥白時中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杲輩皆阿附致身

無能遠謀所議惟割地請和棄城避敵其不主和議者

內廷惟李綱一人而在外惟种師道號為宿將知兵時

國勢雖危人心猶藉二人以為重邦彥等疾綱異已俾

出督戰會兵小卻即罷綱相且奪師道兵柄示堅和議

人情大沮東不得已復率同舍生伏闕上書斥邦彥等

罪乞復用綱而將師道

案九朝編年謂太學生陳東伏闕上書請復李綱种師道舊職

又東都事畧神師道傳亦謂東請復綱師道位又云綱復執政此條謂東乞復用綱而將師道則似東以師道為己罷將矣與二書所傳畧合然考盡忠錄所載東書並無請復師道舊職及復將師道等語惟書末有云請閭外之事盡付師道使專之蓋斯時師道為同知樞密院事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馬悉隸馬特因姚平仲沮忌致師道言不見用而其以樞密兼宣撫如故故盡忠錄所載東書第請以兵事專任師道實未嘗以其罷舊職而請復之也東都事畧九朝編年皆誤以東書有請復師道位等語故反以東為惑於流傳而不知東書具在可復按也此傳語意頗類二書故並辨之又考東上書在二月初五日而靖康傳信錄稱神師道罷宣撫使在二月初三日則又似師道去位在東上書之前然考宋本紀神師道之罷書在二月癸丑乃二月十七日是東上書時實未嘗罷也傳信錄未知何據

京師兵民知東等所言實契衆

心不期而會者十餘萬至毀前欄楯破登聞鼓不得達  
時閤官壅閉非一日會朱拱辰等出衆不勝忿躁躡之  
東力救不能遏乃歎曰禍在是矣無何京尹殿帥各以  
兵來同舍生挽之去東曰某去則諸公為戮顧公等何  
罪吾自視頭已在地上矣會事聞欽宗嘉其忠蓋遣使  
宣諭復以用綱師道又令綱師道自出諭衆衆乃散謀  
知二公復用人心且固即解圍去

案東第叅軍南所為  
行狀謂是日為靖康

元年二月初五日考宋本紀此事係之二月辛丑是月  
朔為丁酉則辛丑乃初五日薛鑑誤以為庚子與行狀



及宋本紀  
俱不合

邦彥等怒揭榜通衢斥伏闕上書人為意在

作亂學官奉承以東等為脅持君父屏出之幸欽宗聖

明御批付開封尹鼎山曰陳東言事出於忠義可令還

學山出御札與祭酒楊時

案九朝編年謂李稅蔡懋王孝恭趙野悉為都人所詬稅

懋大恨之請置於法又密諭國子司業黃哲令屏諸生鼎山聞而救止之上意少解此條載欽宗付御批於山曰

陳東言事出於忠義可令還學又似寬免陳東特出欽宗意而山僅奉行之耳此事可以互考又案九朝編年載楊時謂欽宗曰諸生欲忠於朝廷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為之長貳即定矣上喜曰此無過卿者遂使為祭酒此條謂山出御札與祭酒楊時蓋欽宗已率有先命故特以此札付之合參二書尤可悉其端末

學官迎之歸諫官陳公輔援近比乞命之官少宰吳敏  
繼以請勅授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與學官差遣東以誓  
言不拜再上書極論時政因乞改正太學生上書過名

及除伏闕之禁

案盡忠錄載東於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欽宗第一書靖康元年正月

六日上欽宗第二書正月三十日上欽宗第三書二月  
五日上欽宗第四書四月十六日辭告命又上皇帝書  
故宋史本傳謂東於欽宗時書凡五上考之此書與盡  
忠錄及宋史正合而漫塘集載建炎第三書跋後謂東  
六上欽宗書與此書  
及宋史盡忠錄均異不報遂謁告歸是歲舉於鄉未幾

京城失守忠憤感激言與淚俱建炎龍飛召赴行在東

喜曰吾志伸矣即日就道以棺自隨

案趙子崧致東書有云聞公有遜避

之意何得而避耶萬一左右少須未起朝廷遽命之以美官則辭之益難蓋斯時子崧知鎮江府事故奉詔趣東據此條稱東喜曰吾志伸矣即日就道則與子崧之書傳聞異辭又考東弟南所為行狀謂趙子崧移文趣公行或勸公無行公曰新天子即位十日而下詔呼一布衣必聞天子之言也有君如此頂踵尚奚足惜耶據此則東實未嘗有辭遜之意子崧或得之於流傳歟或問其故曰臣之事君言而不從罪不過死人惟畏死不敢盡言吾竊陋之以此自隨示不敢求生以害仁也聞者壯之是歲八月十五日

至行在所方草奏論天下大計聞李綱罷黃潛善汪伯

彥以舊恩專柄任東以為此治亂之機不可默亟上書

留綱不報再上書并及時政乞還都京師下詔親征以

繫天下心作天下氣又不報乃力言綱忠直必能輔佐

中興汪黃儉佞必不能宏濟艱難

案盡忠錄於建炎元年八月十七日載東

上高宗第一書八月十九日載上高宗第二書八月二十五日載上高宗第三書考之此書及東家書所述者前後全合而劉漫塘集跋建炎第三書乃謂東有第四書與此條及盡忠錄均異

汪黃大恚是晚

應天府吏至出片紙有進士陳東四字東知得罪死即

為書別其家人

原注辭曰東八月十四日到南京十五日入門十六日具狀申尚書省十七日

詰登聞檢院上書十九日又上書二十五日又上書當晚忽有應天府人吏來追取必是得罪死生未可知然東處之定矣切恐死後家中不知子細今特寫此紙恐要知東不以他故而死也來時新婦懷姙或得男即先人之後不絕東死無恨六五弟與六三哥同志奉二老房起居尊長見姑姑亦傳語四七妹便可許他成親大娘長成中間已許與四六姐七五郎為親如其家不悔初心即成親不然別作區處請將此書與四六姐一着東隨身行李並付六十郎并諸僕携去且助二老兒使用死生命也切勿念東自餘不復更言○案盡忠錄家書一通與此書所載大畧相同惟字句小異又盡忠錄所載家書後又附載二條此書未載今附錄之其一條曰文字片紙已上盡令六十郎收管可一一檢之六二郎諸弟妹不及一一作簡會諸親一一道意東八月二十五日晚南京神霄宮書又一條曰六十郎石青曾慶

劉福趙慶吉能如將帶行李到家可一一多與錢羅貴  
遣去梓州襄城為二嫂去秦宅下書恐月初到千萬千  
萬東書畢就道無幾微見於顏面後數日其友四明李  
又覆

猷始得其屍歛於所携之棺鄉人胡中行護之以歸人

多其義

案李猷贖屍記其大畧曰少陽既死明日潛至其死所而遺骸已不知所在猷乃於所館舍一

飲一食必先祭享且祈之曰少陽有知當啟我心越二日會都市曹後誅一兵官渠造有頃守視者昇其尸去猷即使人躡其後而伺之至門外忽有言曰前日昇兩秀才今日又昇一官人其人因問前尸何在遽指二土堆曰即此是也明日猷往審之其言亦然因詰其僕曰汝主翁有何辨認對曰小人每見濯足時左足趾間有癰守視者亦云二人肥瘠自不同少陽肌體稍豐因用二說以驗其屍就移於所視之家而少陽之來亦以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木自隨因就其棺具衣余馬尚未得首也於是百方致之又二日得之面如生合而殮之方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求護少陽之柩以歸猷服其義乃并以少陽行李付之遂得以善達

方東死

時外廷無知者後乃知潛善銳欲殺之而無其由會進士歐陽澈上書及宮禁事言多不實上意頗怒潛善乘

上怒併擠之死而東之死實非上意也建炎三年春六飛南幸大臣有及東死事者上驚悟贈承奉郎與一子

恩澤

案盡忠錄載建炎三年二月高宗南渡幸臨安少宰吳敏奏太學生陳東死於言事尚書葉夢得奏

乞退贈陳東歐陽澈及官其子孫仍乞削奪汪伯彥黃潛善爵秩二月六日同奉旨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

仍官有服親廸功郎一名黃潛善謫授梅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汪伯彥謫授江州團練使英州安置夏

四月甲子建康過京口又詔曰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

義大臣涉私亟請誅戮朕方深悔禍之誠旌盡忠之士

已贈京秩仍官其子

案元一統志稱高宗追念東祿其親者三人又考東弟南所著行狀

稱官其有服親一人均與此書仍官其子互異

今行經其鄉未忘於懷可特賜

錢五百貫

案盡忠錄載建炎三年四月皇帝道由京口之丹陽參知政事王綬奏太學生陳東以言

忤羣臣被誅此其鄉里上詔賜錢五十萬又五月四日辛巳上次鎮江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又

謂宰臣曰張慙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



境已令有司致祭卿等更卹其家紹興四年冬追貶南京用事之臣詔曰朕建炎即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匪人置布衣陳東於極典朕甚痛之已贈官與恩澤殊未

足稱朕悔往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秘閣修撰

案元一統志稱退贈

諫議大夫與此書贈朝奉郎秘閣修撰互異又考東弟南所著行狀不及諫議大夫之贈當以此書為正更

與兩資恩澤賜官田十頃舍人王綱中書行其詞曰嗚

呼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以為良臣身荷美名

君赫顯號忠臣已膺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其始

有意於為良臣乎由朕不德使汝不幸不得為良臣也  
雖然汝藉不得已不失為忠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  
朕所以八年於茲一食三嘆而不能已也通階美職豈  
足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  
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歆茲朕意詞意悽惋論  
者以為深得代言之義

竇從周字文卿丹陽人姿稟渾厚志向冲雅不肯自同  
流俗少時以所居僻左無學問之益惟慕交文士善收

法書作字清道動按古法鄉里推為好事年過知命得友曰都師中館致其家師中為言當世問學惟侍講朱公熹得其正時朱方講道建陽翻然棄家往從之朱亦閑其年高念其來遠嘉其質厚為之盡心自顏子之克己曾子之守約書之所謂人心道心皆與之反覆明辨由是遂得操心之要既歸乃屏舊習一切從事於為己之學又以其餘力收伊洛諸書日涵泳其間有問者舉以告之一時士友聞風興起蓋自南渡而伊洛之傳萃

於南方近世宗工大儒相望於湖南浙東江西而尤盛  
於福建惟浙西之士家自為學潤居淮浙之間見聞尤  
隘後來者鄉方不迷實自從周始其家聚族而居一夕  
盜入其室睥睨久之知為從周所居謂其徒曰毋驚此  
公即轉而之他朱公聞之以為忠信可行蠻貊於此見  
之享年六十有二以慶元丙辰卒葬所居呂城之東南  
五里

孫時升字子亨丹陽人登政和八年進士第主泰州如

臯簿教授保定軍省罷為杭州刑曹掾值方臘作亂而  
其誑誤甚衆悉平反之訊囚不委胥吏杭人有訟咸願  
送孫掾獄訟為清改秩知江寧府上元縣簽書鎮江軍  
節度判官廳公事就知金壇縣不赴知建康府句容縣  
其為縣也事之細大必親或病其苛時升曰君謂王衍  
為何如人吾為親民官當事事與民接若徒拱手清談  
寃者衆矣上元有從臣不輸賦歲仰役戶代輸時升捕  
擊其人正其罪俾盡輸所負自是彊宗懾服句容當聚

欽之後取民無執時升平其槩量閭邑懽呼通判濠州  
還遂告老時升為吏明敏精練平居自奉儉薄出入無  
僮馭或問之指鄉民曰吾固與若等也性直諒中無嶮  
巇有不盡言如茹物不下故舊貴者輒不見建炎倣擾  
家數百指獨全晚以田園自娛預治棺衾除冢地年七  
十有四無疾而終人以為賢德之報

王揚英字昭祖丹陽人擢宣和六年進士第主處州遂  
昌簿建康四年辟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紹興八年入

為太常博士遷秘書省著作佐郎

案南宋館閣錄載揚英以紹興十年四月

除著作郎此書載在八年之後十年之前與館閣錄互異

十年朝廷欲依元豐舊制

以史館併歸秘書省國史案以著作郎修纂日厯揚英

以國史案移文諸處多不報乞仍以國史目日厯所為

名從之上中興聖德頌中興十箴上嘉之遷著作郎兼

權吏部郎官

案南宋館閣錄揚英以紹興十二年三月為著作郎十三年為吏部員外郎據此書

乃以著作佐郎權吏部可與館閣錄互考

為浙東安撫司參謀官秩滿知泰

州加直秘閣知眉州鼎新校舍兩郡士子皆勸於學刻

石紀功就除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未上報罷歸葺湖濱之居榜曰練水草堂逍遙其間以壽自終

張絢丹陽人擢宣和六年進士第紹興五年二月為殿中侍御史嘗論新除主管馬軍王瓌討賊無功乞正其罪

郭珣瑜字遐壽丹陽人擢紹興五年進士第終於揚州州學教授初建炎戊申冬高宗駐蹕維揚時維揚未經兵火井邑全盛四方冠蓋闐委珣瑜適以故抵維揚與向



子固邂逅子固時方赴調共榻天寧寺佛殿之側夜半  
向忽呼珣瑜覺而語云適夢吾服金紫來領此郡皆荆  
榛瓦礫之場非復今日入城亦有官吏父老相迎皆蕭  
索可憐公亦衣綠袍於衆客中不可曉也已而金人南  
牧六飛渡江城之內外悉遭焚蕩又數年珣瑜始登第  
既第後數年之官維揚子固適來為帥珣瑜迂於郊外  
悉與夢合相與感歎信事皆前定非人力可為也

鍾將之字仲山丹陽人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調楚州

淮陰尉改盱眙軍教授盱眙當南北之衝每歲賓餞使客多中貴人往來郡將率僚屬迎謁以為常將之不往曰非吾職也聞者多其得體地並邊學徒不至將之訓飭有方內郡學者爭趨之秩滿再調泰州教授當辛巳壬午敵人蹂躪之餘學舍傾圯請於部使者一新之再歲以京秩薦者八人俄丁外艱服闋咸謂盡苟就近次足考第以應銓格將之笑曰富貴在天是固可以人力計耶復授常州教授遲滯者七年常故多士而校官失

職賢否雜糅善士以入學為耻將之取之以文厲之以  
行而懲其不率者士以類至風俗為之一變學向占於  
巨室累政不敢問將之極力歸之選部計考更秩合解  
印去郡將楊萬里謂是宜於師儒力留俟代將之亦恬  
於進退不復計淹速代還周益公必大知政欲旌靖退  
以厲風俗俾免作邑監左藏庫蓋將用矣會援例者衆  
將之謂不可以已廢法即退就部注知和州厯陽縣厯  
陽戍卒數千屯田卒二千軍民錯居易以失和將之皆

有以得其心至郡先上屯田數於朝凡五百頃軍校利  
於廣占諉曰頃畝不足諸司檄縣增撥前令懼罪則括  
民田之寬剩者以充數軍校猶不慊謂虧五之一諸司  
督責無已時將之力疏其實以為淮田之寬剩不特歷  
陽在在有之況今寬剩之田皆耕耨成熟即非荒閒若  
欲盡奪其贏以供軍令有去而已不忍為也事以是止  
通判滁州值歲大歉與守協謀先事而備民用不飢旁  
郡有囚繫者累年將之奉檄一問知其冤破械出之聞

者駭愕已而正囚果獲人服其明自滁歸度地所居之

南藝松竹為終焉計以疾卒

案劉漫塘鍾大夫墓誌銘謂將之自滁歸太夫人在

堂勉之仕不得已造朝遇疾而歸道卒與此書所稱自滁歸以疾卒互異

將之以長厚稱於

鄉里以廉靖聞於播紳在毗陵得楊萬里為守相與於

文字間故文益工在滁陽值檢詳石公宗昭為守相與

講究仁義道德之旨故理益明弟宜之登淳熙二年進

士第終於惠民藥局

吳致堯字聖任延陵人延陵故地今隸丹陽宣和間為

安化令以事忤當路上數曰論兵於刑作史於腐病茂  
陵而草東封棄湘湄而著貞符以窮故通以晦故明論  
次所為文名歸愚集聖任長於集古人句作集句調笑  
甚工宣和間嘗經御覽



欽定四庫全書

京口耆舊傳卷六

姚闢

張諤

陳亢

子廊度等

蔣猷

丁權

族孫可久

張慤



王厚

姚闢字子張金壇人祖宗朝士尚詞章闢獨究心六經義  
有未安必求其是早從歐陽公修學問亦以家近往來金  
陵從王安石質疑故修作獲麟詩贈之有曰世已無孔子  
獲麟意誰知我嘗為之說聞者未免疑而子獨曰然有如  
壘應麓又曰子昔已好古此經常手持超然出衆見不為  
俗牽卑聖門開大道夷路肆騰嬉則以春秋受知於修者  
也修又手書荅之云禮記雜亂之書能如此指摘其謬其

功施後世無窮非止效俗儒著述求一時之名而已此則  
以禮記受知於修者也修荅焦千之書令其看闢詩說簽  
出長處則闢又嘗以詩請益於修安石荅闢書云觀所為  
文於理悖焉者希聞論衆經有所開發又曰足下固已幾  
於道姑汲汲乎則古之蹈道者將無以出足下上則所與  
安石反覆者殆徧諸經擢皇祐元年進士第授陳州項城  
令一時名士多慕與之交其至項城也鄭獬荅詩云膠西  
夫子近之官坐對春秋討隱桓自注云子張善春秋先是

朝廷置局編修禮書嘉祐二年秘閣校理張洄奏禮官祠祭齋宿及預他局請擇州縣幕職官文學精贍者三兩人專置局編纂於是闢與蘇洵二人奉詔尋又以知制誥張璪奏命叅知政事歐陽修提舉至治平三年九月修奏書

成詔以太常因革禮為名

案九朝編年治平二年九月太常因革禮成此書稱三年與九

朝編年互異又考歐陽修年譜亦作二年而歐陽修蘓明允墓誌則稱因革禮初奏上未報而君遽卒時治平三年也與此書合明年春授屯田員外郎應天府教授韓琦守相

闢往從之游琦集中有送闢南歸詩所謂有客軒然襟

義高直自睢陽來一訪者是也秩滿通判通州卒葬本  
縣唐安鄉石門干之原內翰蘇軾以詩哭之云京口年  
來耆舊衰高人淪喪路人悲空聞常叟一經在不見恬  
侯萬石時貧病只知為善樂逍遙却恨棄官遲七年一  
別真如夢猶記蕭然瘦鶴姿其為諸公推重如此中更  
兵亂遺文散失惟詩六百餘首鄉人多傳誦之族弟夢  
升嘉祐間同五經出身官至殿中丞曰存許將榜進士  
出身族姪曰純孟馬涓榜進士出身時為縣者皆稱長

官二人葬金壇至今鄉人呼曰姚長官墳夢升之後虞卿登紹興五年進士第位不達闕之後曰愈嘗為御史中丞以徙居不載

張諤字直甫金壇人祖倜字大方登慶厯二年進士終屯田郎累贈中大夫號廉能吏父君奭君奭之弟君冑君奭字鳴道從安定先生胡瑗學瑗獎予之異於流輩累薦不第父欲以澤及之辭不受以特科調漢陽軍漢陽尉遷房州竹山令以嫌去官再授池州石埭令在任

引年告老以朝奉郎致仕謬官於朝將漕於京畿江東  
皆迎侍以行極甘旨之奉以崇寧四年卒吳益柔為撰  
墓誌君胄字世賢一字元魯登元豐八年進士第為江  
寧府上元尉再調潭之湘鄉令治聲流聞用薦者改秩  
知河南府伊陽縣蔡肇為作墓誌稱君胄任伊陽時肇  
為衛尉寺丞往見之曰君罷湖南官貧不能歸今宜擇  
便地以規廩入湖洛相去千里而伊陽又洛之窮邑也  
君何就焉君胄曰固也某以詩賦經義七上於禮部僅

乃一得酸寒羈旅憔悴困厄之日久方是時私竊自念  
以為變服持版號稱名士足矣今幸得官又以舉者名  
在尚書選俸雖薄足以自活地雖遠不徒行也人豈不  
自知使或不第尚當橐書挾徒呻吟俛嚬以求斗升寧  
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夫有求適獲求之不已常物  
之情豈有既乎肇愧其言元符二年到任未幾卒諤君  
真之長子擢政和五年進士第入朝為度支郎中累遷  
左中大夫出為京畿轉運副使徙江東政和六年九月

除右文殿修撰權知桂州軍州事充廣西西路兵馬都  
鈐轄制云朕撫有方夏陟禹之迹仁不異遠悉主悉臣  
眷言樂附之心宜盡懷徠之道繼時擇帥尤在得人爾  
智識疏通風猷敏効已試之績所至有稱敢為之才雖  
難必往班於書殿鎮此桂林其體予懷以惠南國秩滿  
再奉祠靖康元年卒自將漕江東因寓居東陵故君真  
及諤皆葬金陵惟君冑葬金壇之酉干君冑死無後諤  
之孫猶有居酉干者



陳亢字退叔金壇人少讀書以父疾不任家事仍請於師束書歸養殖貲治產家用饒衍而勇於為義不吝施予家居邑南地多沮澤古速瀆久淤壅水為災率衆築堤延袤十許里以便行者而浚瀆以通洮湖水患遂息熙寧乙卯歲大饑明年疫傾家之儲粥餓藥病晨夜必躬所活不可勝計不幸死者具衣槥收葬又數千百人嘗自以少時為養廢書課子弟學尤力一夕大雪往視則二子寢矣亟呼之起曰吾不强汝以書汝宜出行道

上遇行者則歸以告二子奉命出門十里遇販夫負魚而趨二子問雪寒何自苦曰負販吾業也一夕不行則生理躓矣二子感悟歸而自勉晨夜不休亢亦獎勸有方雖衣服飲食之間皆有品節及廓為監司度陞朝亢尚無恙累封朝散郎而彥明之子瑊亦擢進士第餘孫數上名禮部亦有已命官者福祿之盛世所歆艷蘇公軾嘗有帖云退叔今年四十五而有四子兩人已登第守官其叔耕且學其季游上庠藝業精甚有男女孫十

四人元孫之孫古人所不知若陳君者當見所不知何人也鄒公浩以序送其孫瑋試禮部亦云金壇有君子人焉今以承議郎致仕其少時不出戶庭而環千有餘里若寒饑急難失所賴以無虞數十年間不知幾人仁義之聲飛馳東南是生二子皆文高學博趨操堅正甫冠登第盛年即顯又稱其諸孫之賢謂承議之德厚積而發三世矣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承議見之蓋浩作序時亢已封承議矣大觀元年卒年六十八亢

二子曰廓曰度諸孫之著者曰城曰塘曰璿曰璘元孫從古兄弟之子曰序孫曰案

廓字彥明年十七與鄉貢中熙寧九年進士第主句容簿再調長社令辟江東運司主管帳司改秩知吉水縣改楚丘縣古芒碭也盜發坐繫者百人一夕乘守者急脫械持兵欲殺令而肆掠人情恟懼彥明不為動徐部分吏卒格鬪獲其為首者斬以徇餘黨猶時時倡言以撼居民彥明募致其尤桀黠者并囊橐之家破除之一

境大治提刑羅適以治水自任至縣欲有所為彥明知  
無益即抗言曰此白圭之術也適慚而去除都水監主  
簿遷北外丞以職事入奏哲宗察其才諭以行召用矣  
大名帥決河入澶州故道以紓魏患澶人大恐公為之  
增堤浚防水入無患兩州以安出知處州

案宋職官志  
都水監置局

於澶州號曰外監元豐正名置南北外都水丞各一人  
紹興九年始置南丞於應天府北丞於東京應明此時  
為北外丞正在澶州監局然雖置局於外仍隸在京都  
水監故其知處州此書特標云出知處州可與宋志互  
證  
歲饑賑救有方移廣東路轉運判官時同列多以獻

羨財進用彦明曰財民力也有羨當還以及民可剝民  
以為已利乎奏罷徐惕所興錢監民以為便汰假版吏  
案假版吏三字名義不見於宋職官志惟燕翼貽謀錄  
有改假版官一條云太廟齋郎復改為假將仕郎此書  
假版吏與彼所云假版官名義畧同後漢書百官志有  
假吏鄭康成士冠禮注云若今之假吏蓋皆吏之冗可  
汰者此書稱假版吏名義亦本此

以保任法選用士類外選為清就移

本路提點刑獄禁雷公淫祀以正風俗罷庾嶺置關以  
示無外召還篋中無南物丁內艱服除授廣西路提點  
刑獄未行改利州路予告東歸大觀四年卒年五十五

有詩文雜說合三十卷子城字伯成入太學升內舍中  
元符三年進士第主海鹽簿知錢塘丞丁艱知真州楊  
子縣未上政和四年卒年三十八瑋字仲修鄒公浩序  
送之所謂其形不滿五尺其志充宇宙與之語滔滔乎  
如秋水方至而東決者未第而卒城之孫從古

度字彥法年十九中元豐二年進士第

案宋王鞏甲申雜記潤州金壇

縣陳亢熙寧八年餓莩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屍設飯一  
甌序領紙四貼藏屍不可紀是歲生廓又生度皆為監  
司孫登仕者無算可與此書亢本傳熙寧乙卯歲大饑  
一條相證惟謂熙寧八年即生廓與度考此書廓中熙

寧九年進士則與生歲相距二年度中元豐二年進士則距生歲止五年即可證甲申雜記之誤又案元至順鎮江志度登元豐二年進士與通考所載科期合此書原作三年誤為江寧尉從學於王

安石安石嘉其有志不倦以告之秩滿調杭州錄事叅軍時蒲宗孟熊本相繼為守號剛嚴帥事有過差下莫敢辨度數與爭是否二公更奇其能薦進之歲滿改知江寧府句容縣開封府太康縣湖州烏程縣烏程歲課有羨法當受賞歲終上課輒除去使僅及額而止曰無寧計一身之私而為方來之害選為鴻臚寺丞遷諸王



府記室卒度性清謹自奉至約日茹素未嘗妄費一錢  
惟卹孤振乏則雖費不計子璿擢紹興八年進士第未  
改秩而卒姪璘字季文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歷婺州  
義烏丞知海鹽縣通判池州卒居官有賢譽能詩世其  
家與蘇後湖庠游尤厚

從古字希顏紹興二十一年中進士第由富陽尉用賞  
改秩為邵州教授監行在權貨務都茶場丞相虞允文  
問歲終出納幾何從古曰國家利源醴茗居半自合同

關子行遂虧常額允文授簡都堂俾述所以於是關子  
罷而歲額驟增因命措置浙西鹽事擢司農寺簿罷歸  
起知蘄州赴闕奏事上猶記務場之功獎之曰卿書生  
乃能通世務到郡暮月擢提點湖南路刑獄至衡有囚  
被誣更三赦不宥從古奏釋之就除本路轉運判官專  
任荒政論功加直秘閣京西謀帥上閱諸道監司職名  
指從古曰是有才無以易之擢知襄陽府即奏言朝廷  
以襄為上游重地增陴益戍緩急許調鄂師善矣但節

制不一莫知適從紹興隆興間嘗命荆鄂兩軍分地而  
守權均力敵各行其說迄無成功今若合為一軍命正  
副帥以其正屯武昌而副屯襄陽時許往來更戍庶號  
令歸一無敢首鼠疏入即以吳玠為荆鄂都統制而以  
王世雄副之明年以言者罷奉祠自是擢知衢饒信三  
州

案元至順鎮江志從古歷知衢饒信三州與此  
書衢饒信三州異衢衢或以字體相近而誤

皆不

果行淳熙九年卒從古喜作詩好古物法書名畫尤愛  
陳去非詩和之終編又裒古今詠梅自宋鮑照以下古

律千餘篇盡和其韻乾道中車駕閱武近郊進詩五十  
韻淳熙中駕幸秘閣進詩百韻上皆嘉獎之周公必大  
為作墓誌

序字彥亢之兄子不事科舉而工於詩一時鄉曲蘇  
君庠譚少卿知柔以能詩聞序皆與之游娶寇氏實萊  
公準之裔紹興初思澶淵之功錄準後無在者補序封  
州文學部注楚州寶應尉以邊事方殷罷文吏之為邊  
尉者改監行在權貨務都茶場門任滿監行在惠民局

繼任編估局紹興二十五年春兼權詳定一司勅令所  
刪定官滿歲為真改秩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所公事  
卒自號碧巖居士有詩集

寮字伯茂亢之從孫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主寧國府  
涇縣簿闕至之官不忍違其親中道復歸欲遂丐祠親  
強之不得已乃行秩滿授平江府司理介然自守不求  
人知會鄉先生張綱入參大政綱愛其篤行薦之朝除  
勅令所刪定官改秩監登聞檢院兼幹辦審計司厯司

農寺簿太學博士太宗正丞權尚左郎官以論事忤時  
相奉外祠差淮南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泉州卒察性醇  
厚事親篤孝行喪有禮歲時薦享皆躬自滌濯既老益  
虔奉兄姊甚謹賙宗族鄉黨有恩其德行內外不異少  
長若一盖古君子云

蔣猷甫冠擢元豐八年進士第主武進簿巴陵令改宣  
德郎知江寧縣舉最遷秩為信州教授尋除監察御史  
為尚書膳部郎官遷吏部除宗正少卿兼學制叅詳官

改太常少卿詔原廟立僖祖殿工既畢言者以為當廢朝廷下其議猷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既奉安奏告矣柰何毀之執政怒送吏部差通判南安軍踰年直前

議復職召試中書舍人出知廬州俄復召還詞掖

案汪藻撰

猷墓誌云坐鄧洵仁奪職出知廬州俄除集賢殿修撰復拜中書舍人與此書詳畧互異既對上曰

卿國之老成朕未嘗忘也拜御史中丞兼侍讀

案此上數事宋

史本傳均闕書

奏論士風浮薄今羣臣無他能惟以善候伺人

主承望大臣為才或耿介特立守正不回則衆指為愚

而非笑之此風大不可長且大臣當輔佐天子今奏事  
殿中惟務雷同畧無可否其欲稍自異者不過退有後  
言為中傷計此不可不察上嘉納在京百司自元豐皆  
隸六察崇寧中內侍省獨乞不隸猷論其非上曰既名  
有司不隸六察何也即以其言正之尋察內侍省數事  
以聞上寢其奏猷極論不可於是內侍劉友端等皆降  
官

案九朝編年哲宗元符三年二月斥內侍郝隨劉友  
端先是上諭曾布曰禁中修造華侈太過云云未幾  
遂隨與友端據此則友端之降官由於哲宗特見似不  
因蔣猷之疏與此書互異又攷汪藻所撰墓誌乃此書



之所本故均與宋史異

因命大書其疏揭之內侍省其徒皆側目

案宋史本傳稱猷論內侍省不隸臺察秦元豐官制楊猷不當除節度使趙良嗣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納至揭其章內侍省據此書則所揭之章特涉內侍劉友端等其劾楊猷趙良嗣乃在此事之後與宋史互異與汪藻所撰楊猷建節猷言祖宗時未嘗有此昨童貫首懷墓誌合

舊制當時士論不平上曰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

貫戰多不可以人廢猷曰楊猷何功上不答

案汪藻所撰墓誌云

公徐曰楊猷何功帝曰自朕即位以來制作禮樂皆出其手亦非小勞公曰事塞其源則人無缺望若夫攀緣展轉人人有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者反為常矣帝稱善者久之與此書所稱上不答互異

趙良嗣

獻平燕書除祕書丞猷言良嗣降敵狂妄不宜出入禁  
中孟昌齡父子專防河之任事久不成公私騷然猷劾  
其勞費無益范之才奉使淮南還言滁水有鼎可出發  
民畎水鑿山役不已猷劾其狂妄雖上意先定不能盡  
從而猷言論風旨凜不可犯僥倖者亦因之退縮最後  
極言東南應奉之敝乞一切罷去因論提舉兩浙常平  
徐鑄以糴本錢畀漕司為製造費廣東轉運使徐惕以  
虛名羨財進奉後苑造作乞重寘典憲

案劾范之才及  
徐惕二事宋史

本傳

上怒遂罷言職丐去不可遷兵部尚書政和七年

知貢舉改工部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出知婺州

丐閒奉祠宣和四年起知明州以不樂應奉事復奉祠

而歸

崇獻於丐祠之後知明州復奉祠宋史闕書

七年以刑部尚書召至則

兼資善堂翊善值敵騎犯闕城守盡力既解嚴遷兵部

尚書

宋汪藻所撰墓誌云天子命公特表候上皇時童貫總兵扈從有自疑心淵聖皇帝貶貫環衛衛竄池

州因命公持詔往曰使貫退聽而毋傷上皇之心卿何以處之公頓首曰願陛下付臣勿以為慮淵聖皇帝喜賜緋帛茗藥遣行公及上皇在淮陰言國事泣下上皇亦泣因請問言童貫得罪天下今朝廷正典刑惟陛下

俯裁上皇領之遂宣詔童貫即日趨貶所公侍上皇還京師遷兵部尚書據此則猷之遷兵部尚書其功甚巨墓誌序此事較宋史為尤詳尋復奉祠建炎三年避敵是書乃不載謹附錄於此

於明州卒

案汪藻所撰墓誌云建炎三年避敵明州明年十一月卒於昌國縣蓬萊鄉紹興三年葬

於明州鄞縣翔鳳鄉隱學山之東岡

因葬焉年六十六汪藻撰墓誌

丁權字某金壇人唐末兵亂世為金壇守將六世祖祲字德祥弱冠值偽吳祖揚行密討黃巢以勇應募戰多為都押衙與田頔安仁義李神福皆為行密愛將常隨行密攻孫儒相遇於廣陵儒兵衆而不整祲謂行密曰

當為公破之出馬陷陣諸軍繼之儒敗被擒以功遷都知兵馬使行密起羣盜性猜忌諸將功高多見忌田頔安仁義相繼就戮矜不自安以病得歸求田問舍嘯傲林泉平生不殖貨不嗜酒不斥人非不掩人善故生於亂世而得明哲保身之義始仕偽吳歷五代至我宋乾德元年卒年九十一權擢元祐三年進士第初任復州司理參軍有大獄累政不決能明其寃當路者喜而薦之再調宣州濰州都曹改秩為兗州教授入為太學博

士時二蔡用事將以校官私其親權不可蔡怒權聞之  
亟上章丐外除淮東提舉學事秩滿再除河北提舉學  
事知汀州卒在河北時俾其家築室所居之南以教子  
姪勝曰訓義用韓愈符城南讀書韻作詩歸勉之族之  
子姪爭勸於學多由科舉進孫明字子公閉戶讀書二  
十年家事坐廢手編事類曰千門萬戶凡百卷諸史通  
攷二十卷著直說五十篇兩舉於鄉以特恩補官老不  
可仕奉祠家居年八十嘉定中卒鄉里私謚曰博雅先

生

可久字嘉會權之族孫擢乾道壬辰進士第為太平州  
蕪湖簿秩滿連丁內艱服除知揚州江都縣事以疾卒  
可久孝於親友於兄弟雖子姪亦未嘗名呼闔門之內  
如春風和氣其泣官嚴而於民常求以寬之其臨財廉  
死之日家無所留遺湯邦彥表其墓曰有宋廉吏云

張慙字誠伯樂壽人家金壇元祐六年進士歷孟州錄事  
參軍錄事總財計異時河陽用度不足仰給漕司慙謂此

不可常乃考覈財賦源流而剔除其蠹弊踰年郡計有裕漕司更賴其餘因行其法於他郡再調冀州錄事參軍改秩就差河北都轉運司幹辦公事召對乞紓河北民力節中都財用且乞久專運使之任皆當時急務上納其言且戒之曰卿在小官中每與監司爭議事公直聞於朝廷此節不可易會有以河北漕計為言者陞秩再差河北都轉運使主管文字時州縣類以匱告慤悉取諸郡財穀出入之數為之籍號曰河朔歲計足用集



其法以舊額總列於上析近歲實出納之數為一系列於次又析歲中不時移用之數為一系列於下凡三十四郡賦入之登耗利源之興廢用度之增損一開編而盡得之因得以通融有無遷北外都水丞先是河決冀州棗陽上埽害恩冀永靜滄民田慙修寧化舊堤以禦奔衝又起清河兩埽疏雞爪河以導水勢使漸復故道明年果還北流復九縣民田以頃計凡三萬九千三百有奇歲省調夫二十五萬又行視諸邑凡高仰之地皆為直

堤又得民田六千六百六十餘頃信都埽距冀城不遠  
一夕幾潰居民奔走慙躬走堤上督役晨夕不休隄卒  
無虞郡人德之秩滿代去已踰月冀人叩閭請留不已  
有旨再任尋除南外丞又除都水監丞時孟昌齡父子  
並領河防宣和元年七月河溢濁流及汴慙附急置以  
聞昌齡劾慙張皇有旨醵官勒停且議遠斥會朝廷委  
官覆按如慙言即日復舊職昌齡坐褫官一等除軍器  
少監仍編類河防書尋遷軍器監東西坊卒名隸監中

率充役公卿貴戚近習之家慙一日追回千餘人從左丞王安中宣撫河北河東燕山府路道除龍圖閣河北燕山府路計度轉運副使陞右文殿修撰專措置水運慙言河北根本之地轉輸燕山公私匱竭所當深慮朝廷置不問郭藥師以幽薊叛慙亟請選將繕兵屯白馬守盟津為王室之衛論者甚其言明年敵果犯闕河朔諸郡城守日久軍需悉仰於慙斂不及民既而退師除尚書戶部侍郎欽宗議親征為行營隨軍轉運使金人

北歸歷陳備禦之策朝廷不能用太夫人年益高乞奉  
祠歸宣諭使种師道及諸司交章謂慤之歸是棄河朔  
遂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中原士人罹金人  
驅掠之禍挺身而歸者阨於寇攘慤與之文移所至示  
賊皆得善達李公綱以宣撫使解河東之圍師次濮澤  
饑餽不繼議者欲令遠郡之民計戶輸金募開德懷衛  
之民以為運卒慤曰民力疲矣可重擾耶京畿諸路有  
免夫錢名為歲輸水衡實盡入賦吏之室若朝廷以咫

尺之符許令移用公私濟矣詔從之劉韜軍潰井陘自是河北河東敵騎連結所至叛卒剽掠諸帥招之不從曰若張公招我則往慙遣常所親信諭之悉與俱來敵兵逼京城盡召天下兵分置四道總管大名北道也以大名尹趙野領之野檄諸郡兵集於大名姦人乘之白晝剽殺少尹機幕而下數人野稱疾不出郡人環府門諫曰得張侍郎尹京則可既而副總管顏岐轉運副使張益謙等堅請攝府事慙不得已馳馬萬刃之中委

曲曉諭取其為倡者梟首於市下令曰軍士即歸營壘  
保甲即歸聚落不則賊也皆斬即日內外帖然敵人自  
魏縣渡河鉦鼓之聲動地居民惶懼慙率士卒晝夜嚴  
守備敵攻西北急公命守陴者曰射強弩齊發連殪三  
領敵知不可破引兵而南高宗以大元帥開府於相慙  
以相金人往來之衝即遣將士護迎行府至大名趙野  
一日稱疾愈欲自以都總管將兵入衛慙聞之喜甚授  
之器械兵甲厚犒三軍以勉其行

案宗澤自大名入援  
在靖康元年十二月

此書載野將兵入衛尚在前而宗忠簡公集有約總管趙野入援書時在靖康二年二月以十二月前入衛而次年二月猶不前進合此二書與宋史野本傳相證其逗遛月日可以考見先是除愬延康

殿學士大名尹兼北京留守郵置不通野行旬日命始下欽宗蠟書趣兵解圍而野將兵去已遠乃約知磁州宗澤舉兵入援得義兵三千人卒萬人部勒啟行魏之父老遮道泣涕請留曰百姓恃公以生恐棄之耶愬不可則請於大元帥府府檄愬復留

案宗忠簡遺事云戊子公提兵二萬發大

名此書稱愬與澤約啟行即其時也時康王為兵馬大元帥以十二月丁丑自相州至大名庚寅始發大名如

東平此書稱東平百姓就大元帥府請留愬當在庚寅之前矣考遺事載十一月乙丑大元帥府下諸路勤王檄云右劄送中山府陳延康享伯知河間府黃潛善知冀州權邦彥知德信州梁揚祖知洺州王麟知深州姚鵬知磁州宗澤知德州滑彥齡知棣州趙闕知博州孫振知慶源府裴汝明知保州葛逢知霸州辛彥宗知安肅軍王徽等准惟中山慶源受圍不得通餘悉受檄據此則河北諸路無不被檄獨不及愬蓋此時諸路勤王師俱節次至大名會合愬尹大名獨備衝遽故不檄之入援耳大名百姓請留愬本與十一月乙丑檄意相合故得遂所請也愬未嘗奉檄而乃約澤入援以遺事與此書相證愬之忠勤彌為顯著是皆宋史本傳所未詳謹附考

時諸路勤王之師大集於魏資用不給愬請於

於此  
大元帥以京東河北鈔監鑄平日之直十之二令商賈



輸金於魏給鹽於青滄諸池從之方京城路梗商賈願入金於榷務者咸留滯不通鹽久不至價增數倍至是官又損直商賈輸金恐後軍用以饒慤從容應變公私兼濟大率類此已而聞京城失守慟哭不食分遣義兵邀敵歸路雖嘗少有克捷顧事勢已去無所用力大元帥留濟鄆間累表勸進高宗即位南京以戶部尚書召既入對首言帝王之道在知人陛下初載尤當明辨忠邪忠邪判則治亂分矣及請省吏員罷內外官之非舊

制者上皆納之慙在大名糾集居人使五兩相比謂之  
巡社協力以衛鄉井盜不能侵因編類成書以進謂唐  
府兵之遺制無事則執耒以耕有警則荷戈以戰得用  
兵之實而無養兵之費後弗果行議者惜之尋除同知  
樞密院事仍專一措置戶部財用

案李綱建炎進退志  
稱一日上批出遷汪

伯彥知樞密院事而除張慙同知余因對奏云云上乃  
止後二十餘日竟除慙兼總領戶部財用然則同知樞  
密命凡再下與  
此書詳畧互異上面諭曰周以冢宰制國用唐領鹽鐵

宰相職也慙頓首謝御營司建以為副使時襲承平之

舊凡張虛名以蠹經用者一切汰去扈蹕至維揚拜尚書左丞乞開講筵以輔聖德先是徂徠石介著唐鑑其要謂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用權慙得其印本繳進之未踰月拜中書侍郎力裁倖恩以立政本戚里有援舊比以求者慙引仁宗朝杜衍故事乞諭以張慙不肯權倖屏跡時西北之兵盡屯行在所輓運芻粟修繕營廐力勞而費倍慙請加菟揀分屯諸鎮有方士自言能作黃金以濟國用在廷或主之

慤曰願帝推赤心置人腹中用成中興之業顧可以幻  
金賞士乎上是其言慤自居政府綜理庶務接納中外  
雞鳴而興夜分不寐他相視成而巳有勸以息思慮養  
精神者慤曰國勢如此遑恤吾身一日都堂棟折卜者  
曰為國棟梁者當之是夜有大星隕於正寢明日薨實  
建炎二年五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四海內士識不識  
皆為流涕上震悼賜塋地金壇縣上元鄉望張之原慤  
在州縣時與溫人許公景衡厚既登政府極力薦引慤

在中書景衡為右轄叶心謀國他相忌之乘慙在病擠  
許於外去國未百里亦得疾慙忽見許於家迎候坐語  
如平時許亦見慙於舟翌日皆以訃聞聞者異之明年  
三月南渡上語鎮江守臣錢伯言曰張慙在朕無此行  
移蹕建業次鎮江親書祭文遣使祭其墓謂慙謀畫盡  
忠遇事敢諫亮直之節朝野所稱朕適此南巡行經墓  
所歎音徽之如在顧宿草之已蕃昔唐太宗征遼東而  
恤魏鄭公之家明皇幸劍南而祭張九齡之墓朕之此

意不愧前人又明年詔曰張慤進由直道不幸早終昨  
過鎮江已祭其墓今聞其家復被剗掠朕甚閔之可賜  
銀五百兩度牒十道以恤其妻子稱朕不忘舊臣之意  
又詔曰張慤忠實剛毅盡心王室淪沒之後念之不忘  
夫相子負薪優臣致誚袁安之善慶鍾累葉令三省與  
其子差遣又嘗謂宰執曰張慤古之遺直也其他嘆美  
悼念之辭不一備載國史紹興元年翰林學士知制誥  
王藻援張方平在翰林日為宋初請諡故事為慤請賜

諡忠穆子瑜及孫皆以疾仕不達

王厚字處道詔次子以父功除大理評事

案宋史厚本傳稱官累通

直郎蓋散官也與此書除大理評事異東都事略與此書同

紹聖初上方略請經理

西事遂改武階

案東都事略本傳稱厚由大理評事易武階為禮賓副使佐熙河府帥與此所

云改武階正合但宋史及東都事略均于厚既佐熙河府帥之後始載厚與河州守將王瞻獻議復吐蕃故地前乎此不見厚有經理西事之請據此書則厚先請經理西事乃始改武階與二書前後互異

不數年

收復鄯湟元符有棄地之意坐事貶

案宋史本傳厚既平轄正隆贊二酋

朝廷進厚東上閤門副使知湟州後以二州不可守乃以昇隆贊而貶厚右內府率再貶賀州別駕東都事略

稱坐貶監隨州酒稅再貶賀州別駕柳  
州安置與此書所載貶官互有同異

崇寧中起知河

州遷熙帥再復棄地又入鄜州拜武勝軍節度燕京留

後能以恩信結戎心不事殺戮終致趙懷德來降崇寧

五年召還京師

案宋史及東都事略本傳厚既節度武勝軍明年羅薩爾復入寇新疆大震厚坐

還過降郢州防禦使已而諭降趙懷德復武勝軍卒贈

留後召還提舉太乙宮此書不載祠官蓋從其略

寧遠軍節度使禮官議謚恪敏詔以奮忠許國似其先

人賜謚莊敏有奏議三十卷



